

不見著錄的 一部金瓶梅研究資料

柳無忌

前幾天接到臺灣寄來的最近期「出版與研究」（民六八年九月十六日），讀到宋隆發編撰的「金瓶梅研究書目」（以後簡稱宋編「書目」），這是我看到最完備的有關這部明末人情小說的研究資料。以前，如李田意編「中國小說研究論著目錄」（Chinese Fiction,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in Chinese and English. Far Eastern Publications, Yale University, New Haven, 1968, pp. 118-123），Winston L. Y. Yang, Peter Li, Nathan K. Mao 合編的「中國古典小說」（

Classical Chinese Fiction, A Guide to Its Study and Appreciation, Essays and Bibliographies. Boston, G. K. Hall and Co., 1978), 澤田瑞穗編的「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」(日本東京天山書店, 采華學術叢書第一號, 昭和三十六年, 即一九六一年), 以及魏子雲著「金瓶梅探原」(臺北, 巨流圖書公司, 民六八年)書後的「參考書目」, 都有金瓶梅研究資料的書目, 但都沒有宋編「書目」的詳盡。此處略可補充的, 據我所知道, 尚有(Patrick D. Hanan, A Study of the Composition and the Sources of the Chin Ping Mei, 爲 Hanan 在倫敦大學的博士論文, 「書目」中所引 Hanan 的三篇英文原作(卅三頁), 及丁貞婉的二篇中譯(卅三頁), 都取材于此論文; (二)澤田瑞穗的「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」, 此書前已提及, 當爲作者在二年前(一九五九)由天理大學油印的「金瓶梅書目」(卅一頁)的訂正及擴大本; (三)姚靈犀編著「瓶外卮言」, 民二十九年(一九四〇)八月, 天津, 天津書局出版, 本文擬略爲介紹的, 就是那部在各種中文書目中不見著錄的「瓶外卮言」。

此書出版于抗戰期間早已淪陷的天津, 所以一直不爲國人所注意, 在國內亦未流傳。我手頭有的那本, 爲昭和三十七年(一九六二)日本采華書林重印本, 繼澤田瑞穗的「金瓶梅研究資料要覽」, 列爲「采華學術叢書」第二號。書前有昭和三十七年五月采華書林主人的「發刊辭」。「瓶外卮言」本書, 載作者「靈犀啓事」一則, 說明印書時適遭父喪、女病, 因此愆期。前有序二篇, 作者一署「江東霽月」, 一爲「暨陽魏病俠」, 似非真姓名; 另有「上谷王伯竜」題詞七絕一首。序文題詞以外, 其目錄, 如下:

1. 金瓶梅的著者時代及其社會背景

2、談金瓶梅詞話

3、金瓶梅版本之異同

4、金瓶梅與水滸傳紅樓夢之衍變

紅樓夢抉微

金紅脰語

5、金瓶小札

6、金瓶集諺

7、金瓶詞曲

8、金瓶索引

原書無數目字，此處爲行文便利而加。）

本書前半部，所載(1)吳晗，(2)郭源新（鄭振鐸）二文，普通都能見到，亦載宋編「書目」。(3)無作者名字，所論異同版本，即金瓶「詞話本」，「竹坡本」，與「古本」，並無創新。(4)之作者，用「癡雲」筆名，論述金瓶梅與紅樓夢關係，比較詳細。至于其結論所謂「金瓶梅一百回純由水滸傳數十頁內化出，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只由金瓶梅一百回化出」（七七頁），前者爲事實，後者之推測頗有問題。

「紅樓夢抉微」，題「合肥闕霍初著」，曾刊于北平社會日報副刊「翰海」中，民十四年由天津大公報刊行。此處所引諸條，皆爲金瓶梅與紅樓夢二書中斷章取義的對比，以證實後書出于前書的假說。另「金紅脰語」，爲姚靈犀自作，所論亦大致相同。惟又把西遊記牽涉在內，有云：「石頭記脫胎在西遊記，借徑在金瓶梅，攝神在水滸傳。」（九九頁）至于

紅樓夢如何「脫胎在西遊記」，則並無說明。

這些文章，不論是轉載他人的作品，或作者自撰，其貢獻與重要性都次于本書下半部的幾篇。尤其是實爲洋洋大著的所謂「金瓶小札」（一〇〇至二四〇頁，共一四〇頁），凡有關小說中不易解釋，隱晦難詳的俚言俗語，均「一一拈出，考其所本」（一〇〇頁）；此類工作，對於金瓶的讀者極有幫忙。不僅此，文中有許多條，亦見于其他小說，及劇曲，因此極有參考的價值。此文簡直是一部俗語辭典，可以補張相「詩詞曲語辭」（二冊，中華書局），陸澹安「小說詞語匯釋」（中華），傅朝陽「方言詞例釋」（通俗讀物出版社），朱居易「元劇俗語方言例釋」（商務）書的不足。此外，如最後二篇「金瓶集諺」與「金瓶詞曲」的這種編集工作，亦沒有前人做過。全書附索引三十八頁，以英文字母排列，方便檢查。

茲引作者在「金瓶集諺」末頁（二五〇）附寫的幾句，以見他有意對於金諺梅繼續研究的方向：「此書方言俗諺，索解甚難。賞奇析疑，殊饒興趣。先此拋磚引玉，初非貴積輕珠也。俟有增補訂正時，再將金瓶梅之批評，前人記述，西門慶、潘金蓮之紀事年表，書中人名表，書中時代宋明事的對照表，暨金瓶寫春記，詞話本刪文補遺等，一併付刊，以成完璧」。我們不知他此種工作是否完成，却可惜它未得流傳後世。